

程志敏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程志敏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 程志敏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六点学术)

ISBN 978-7-5617-6280-6

I. 阿… II. 程… III.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042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程志敏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9.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280-6/B·429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目 录

## 导论：“本”、“真”之间的求索 / 1

- 一、“本”与“真” / 1
- 二、何以为真 / 7
- 三、“真”的本质 / 11
- 四、寻访与回忆 / 19

## 第一章 柏拉图经学史的中古阿拉伯阶段 / 26

- 一、中古阿拉伯哲学与古希腊的思想关系 / 26
- 二、阿拉伯哲学中的柏拉图 / 32
- 三、阿尔法拉比的师承 / 38
- 四、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 44
- 五、《柏拉图〈礼法〉概要》的文本问题 / 50

## 第二章 修辞与政治 / 57

- 一、经典解释的基本原则 / 58
- 二、真理与修辞 / 65

2 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

三、修辞的必要性 / 75

四、哲学与修辞 / 83

五、作为政治哲学的修辞 / 96

**第三章 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 / 108**

一、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 / 108

二、古典政治哲学的目标 / 126

三、“乌托邦”辩谬 / 150

**第四章 两圣关系中的柏拉图 / 178**

一、两圣相契论 / 179

二、相契的实质 / 191

三、思想史考察 / 205

四、现代柏亚观 / 212

**结语：回忆中的绽出 / 218**

**附录 柏拉图《礼法》概要(阿尔法拉比) / 231**

参考文献 / 276

后记 / 293

## 导论：“本”、“真”之间的求索

如果我们问“柏拉图是谁”，这也许不是外行话，反而切中了所谓“时代精神”的要害：启蒙运动以来对思想史的历史性误解（如康德对柏拉图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古典思想的“解构”），<sup>①</sup>也许正是“时代精神”之所以萎弱和迷惘的原因。我们由此反过来推想，对柏拉图思想“真相”的重新思考，也许就是“迷途之津”。

### 一、“本”与“真”

但柏拉图究竟是谁呢？从柏拉图本人的著作来看，柏拉图从未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什么看法——“柏拉图”这个名字虽然也

---

<sup>①</sup>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包括“主体性”之类）的观念由萌生而至膨胀，最终把古典思想连根拔起。在对待古典思想的问题上，康德就说，“在我们把一个作者在日常谈话中或者在著作中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我们理解他甚于他理解他自己，这并不是不常见的事，由于他没有充分确定他的概念，他有时所说的乃至所想的就会和他自己的本意相违”（《纯粹理性批判》B370，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施特劳斯说，这是一种要不得的现代性观念（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周围译，载于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300页以下）。

曾数次出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但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说话,柏拉图总是戴着面具隐藏在作品的后面。<sup>①</sup> 柏拉图写的是对话,或“哲学戏剧”,他笔下人物众多,最主要的人物是苏格拉底、格劳孔、克力同、斐德若、爱利亚异方人、雅典异方人等,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甚至如特拉绪马科斯、卡里克勒斯等“反面人物”,也许都是柏拉图的“代言人”(mouthpiece)。于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是柏拉图,或者把这个问题具体化:谁为柏拉图说话?<sup>②</sup>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归在“柏拉图”名下的理论也是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尽管柏拉图从来就没有直接提出过什么理论,柏拉图的本意或许正是要反对自然哲学和智术师派的教条!但时过境迁,我们在“柏拉图的理论”名下就看到了诸如“柏拉图的”(Plato's)和“柏拉图式的”(Platonic)理论,以及“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此外,思想史上的各种学说,比如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等,又与“柏拉图”的学说夹缠不清,<sup>③</sup>柏拉图思想的真

- 
- ① 这方面的文献相当多,比如可参见 Ludwig Edelstein. *Platonic Anonymity* 和 Paul Plass. *Philosophic Anonymity and Irony in the Platonic Dialogues*, 均见于 Nicholas D. Smith (ed.). *Plato: Critical Assess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83ff.
- ② 参见 Gerald A. Press (ed.). *Who Speaks for Plato? Studies in Platonic Anonym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 ③ 罗森就看清楚了,人们有时所说的“柏拉图主义”,其实不过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就犯了这种大思想家更容易犯的错误——尽管这种误解也许是打破形而上学坚冰的必要代价。参见 Stanley Rosen. *The Question of Being: A Reversal of Heidegg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ff.; 另参见氏著,《海德格尔的柏拉图解》,载于《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第133—155页;另参见 Melissa Lane. *The Political Plato: the First Totalitarian, the First Communist, the First Idealist?* 载于氏著, *Plato's Progeny: How Plato and Socrates Still Captivate the Modern Mind*,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2001, pp. 97—134.

面目便深深地淹埋在历史的累积地层中了。

对此，柏拉图似乎早有预见，他在《王制》(Πολιτεία, 旧译“《理想国》”)①第十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讨论“灵魂”时，就谈到了本相异化的必然性——在我看来，这恰好是一个绝佳的隐喻：柏拉图思想正是人类精神的灵魂，而这种灵魂也必定要经受“混杂”、“遮盖”之类的“糟蹋”(我们先且不问为什么)，最后必定会重新升起而现真身于世间，并像太阳那样照亮洞穴和世界：灵魂本来就是不死的(ἀθάνατον ψυχή, 《王制》611b9)。为此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步步提出了正本清源的要求和方法(《王制》611b10—d8)：

但是，必须要看到它的真相(ἀληθεία)，而千万不要(οὐ... δεῖ)像我们现在(νῦν)看它那样，通过身体的交往和其他罪恶(ὑπὸ τε τῆς τοῦ σώματος κοινωνίας καὶ ἄλλων κακῶν)，糟蹋性地(λελωβημένον)看待它。

但当它变得纯粹(καθαρόν)时，它究竟像什么样子，还必须得到理性(λογισμῶ, 或“计算”)的充分检验(διαδεατέον)。我们就会发现它更为美好(πολύ κάλλιον)，……还会更清楚地(ἐναργέστερον)辨别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

我们现在说的是它的真相(ἀληθῆ)，就像看上去所显现出的样子(οἶον ἐν τῷ παρόντι φαίνεται)。然而，那仅仅是以我们所看到(τεθεάμεθα)的状态为基础，就好像那些看到海神格劳科斯的人，不再容易看到(ἰδοιεν)他的本相(ἀρχαίαν φύσιν)，因为其身体的某些古老部分已经破碎，

① 现在学术界已公认，Politeia 是 polis(城邦)的一种组织形式，没有“理想”之义，更近于英语的 constitution，这里采用刘小枫教授的译法，译作“王制”。



另外的部分则被浪潮彻底消磨殆尽,同时还有其他东西——贝壳、海草和岩石——长在他身上。结果他看起来就像一头怪兽(θηρίω),完全不像他以前的样子(ἦν φύσει);我们也同样因为无穷无尽的罪恶,而以这样的态度(或状态)来看灵魂。……我们[对之]必须另眼相看(ἐκεῖσε βλέπειν)。<sup>①</sup>

这就是灵魂在人世生活中的遭遇和面貌(τὰ ἐν τῷ ἀνθρωπίνῳ βίῳ πάθη τε καὶ εἶδη,《王制》612a5),同样也是柏拉图思想自身的不幸遭遇(πάθη),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它现在的面貌如同怪兽(诸如乌托邦主义、集权主义、开放社会的敌人等等)了。

我们用柏拉图的这段话,来反观柏拉图思想的本来面貌,从中必定能得到很多启示,我们的研究也将沿着这条思想道路而展开。这一席金玉良言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因为在我看来,它甚至表达了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方法,更充分阐述了经典解释学的基本原则。

首先,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必须要看到它的真相”(ἀληθεία应为“真”,这里为了方便,暂时译为“真相”,它们之间的区别详下)。我们且先把“什么是真相”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便更为贴切地接近与“真相”相对立的方面,并通过这些要素来显示“真

① 《王制》的希腊文本采用 Ioannes Burnet 的牛津版 *Platonis Opera*, Oxonii: Clarendon, 1905—1910,卷四。另参考了 Allan Bloom 的英译本(*The Republic of Plato*,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和 Tom Griffith 的英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3),另参考了郭斌和、张竹明的中译本(《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这三段话在《王制》中本为一段话,引者为了突出其思想层次而作此划分,着重号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相”的内涵和本质。这个目标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动因。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记住的一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能像我们现在看待它那样”，“糟蹋性地看待它”，因为现在看到的只是它损毁后(λελωβημένον)的面貌(而这种“损毁”客观上就是“糟蹋”：想一想“解构”)。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说得更温和一点：如果要了解“真”，就不应当(δεῖ)听信“今”人(νῦν)的道道。在古今立场的取舍上，柏拉图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也应当)站在“古”的一边，因为从下面的进一步推进来看，“古”就是“本”，也就必然涵藏着最初的“真”。

再次，即便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得到了“纯相”(也就是不带杂质而纯然为我时)后，还需要对此扳着指头盘算盘算——这是“理性”的最初含义。只有经过充分的检验，我们才可能获得它的真相，也才会发现它(比如柏拉图思想)更美好，并由此可以辨别一切。于是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未经检验的就是不值得(拥有)的，而且还要进一步问：怎样才能让它更“纯粹”，以及，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详下)。

最后，“真”不是我们看上去的那个样子，因为眼前向我们显现出的“实”相中，掺杂或伴随着(κοινωνίας，即“与……相关”)其他东西，如与灵魂自身相对的身体(σώματος，也指物体，对灵魂而言，就是杂质)，而且还夹杂着其他罪恶(把不属于它的那些东西栽在它头上，从而变成罪恶)。因此我们首先要区分“真”与“实”，结果柏拉图思想的真相与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可谓别若天壤矣。如果我们仅仅以看到的“实相”为基础(比如柏拉图好像在为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张本)，那就首先离弃了柏拉图的“本相”，更无缘于其“真相”。而传统以“实”为指归的“符合论”真理观，在海德格尔及其后学的毁灭性打击后，应该早就不值一

提、更不值一驳了。<sup>①</sup>

在这个初始的反思阶段,我们暂时只能意识到,在“实一本一真”三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阶段中,“实相”(factum)还远远不是“真相”(veritum)。那么处在中间位置起桥梁作用的“本相”(ἀρχαίαν φύσιν)又是什么呢?我们且先来看“相”,上引文本中的希腊原文为φύσις,通常理解为“自然”、“天性”、“本质”、“本原”、“体质”、“相貌”,其原意指“生长”、“产生”,引申为“自然而然的状态”或“自行生长出的本然状态”,在这个地方,可解作“相”。仅仅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说,“本相”应作“本然”。再探“本相”之“本”(ἀρχαῖος),在古希腊语中的基本意思为“本源的”,也作“古老的”,其名词形式就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概念ἀρχή,意为“起始”、“本源”、“起因”、“要素”,因此“本相”一词也可以理解为“本性”、“旧貌”、“原相”、“始相”、“初相”。本来,ἀρχή与φύσι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本原”的意义上指向相同的目标,甚至本身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合体,<sup>②</sup>因此“本”即是“相”、“相”即为“本”,而以“原”、“始”、“初”为基本内涵的“本相”,当然就是一切“看”和看一切的出发点——ἀρχή本来就有“统一治”的意思,对同样身处具体历史境遇中的理解者来说,即便“本相”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也必须成为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指引”,在研究中我们必须“面向本相自身”。

① 海德格尔对符合论这种流俗的真理观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参见《论真理的本质》,载于氏著,《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阿伦特也说:“真实(reality)并不就是事实和事件的全体,它比事实和事件的全体要更多”,参见其《真理与政治》,田立年译,载于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336页。

② 参见海德格尔,《论φύσις的本质和概念》,载于氏著,《路标》,前揭,第275—352页。

## 二、何以为真

为什么显现出的实相靠不住呢？一是其躯体的某些古老部分已经破碎，二是有些东西已被浪潮彻底冲刷掉了，三是有其他东西寄生在它身上。“真相”在穿越时间或被时间所穿越的过程中，必然大有损耗，甚至有些部分已告阙如——柏拉图的真相正是被各种思潮（浪潮）冲刷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些本不属于它的异质而虚假的东西生长在它身上（比如亚里士多德主义、集权主义等），不仅产生了“非相”，<sup>①</sup>而且出现了“反相”，与其“本相”正相抵牾，也更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本相”。于是，“本相”就变得凋零残缺、破碎不堪和蔓疣累赘，结果“真相”就在破碎、空无（阙如）、异质和虚假之中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尽管其间仍有踪迹可寻——这就是作为终极凭靠的历史所具有的保存、再生和范导的本性，但既然“本相”尽失，又何以以为“真”？

所以我们必须“另眼相看”、另辟蹊径。这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谓“别有用心”，这里的情景让人联想到《政治家》中同样“眼前无路想回头”的主张，那位神秘的爱利亚异方人告诉小苏格拉底和喜爱二分法的数学家：“因此必须再从其他[地方]开始，走另一条道路”（*Πάλιν τοίνυν ἐξ ἄλλης ἀρχῆς δεῖ καθ' ἑτέραν ὁδὸν πορευθῆναι τινα*，《政治家》268d5—6）。<sup>②</sup> 另眼相看不是因为

① “相”即“实相”，尚不够透彻（通透），而“非相”虽有通透之企图，却未必在道上（或者更南辕北辙，自不在话下），故“真相”可断“非相”之非，因此“真相”即有似佛子所谓“非非相”。尽管这仍沾着于形相，却已高明多了。

② “从头再来”，参见《礼法》632d9；整个《王制》都发生在“回城”（*ἀπῆμεν πρὸς τὸ ἄστυ*, 327b1）的路上。

无处可看,另辟蹊径也不是由于无路可走,而是要人“转头”(参见“洞穴喻”),去看“开始”(ἀρχῆς)处的“本相”。既然“ἐκεῖσε βλέπειν”直译应为“看那里”,那么我们先把“‘看’是何以可能的”这个问题记在心头,追寻柏拉图的所指,沿着“那个”方向看去,且看能看到什么。

苏格拉底说,那个地方就是灵魂的“爱智”(φιλοσοφίαν)部分(《王制》611e1),也就是灵魂对智慧的欲求。我们且不问今人理解为“哲学”的那种“爱智”或对智慧的欲求究竟是什么(详下),先问问“哲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它又是如何显现出灵魂“本相”,并进而让我们看到它的“真相”的呢?苏格拉底回答说(《王制》611e1—612a5):

要知道它(爱智)所依附的东西,它渴望与之相联合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天生(συγγενής)就与神圣者、不死者和恒常的存在(τῷ αἰεὶ ὄντι)有关联。如果它全身心地追寻(ἐπισπομένη)这种东西,并按照这种势头(ὁρμῆς)把它从现在所在的海中带出来(ἐκκονισθεῖσα),敲掉(περικρουσθεῖσα)它现在身上的石头和贝壳——这些东西在大地上大受欢迎(ἐστιωμένη),结果那些被一说成(λεγουένων)是“幸福”而大受欢迎的泥土、石块和野草,就长满了它全身——这时再看它会变成什么样。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ἀληθῆ φύσιν),不管这种真相是多样的(πολυειδής),还是单纯的(μονοειδής),不管它在何处(ὅπη),也不管它怎么样(ὅπως)。

柏拉图(苏格拉底)给出的答案就是“哲思”(philosophizing),当然,这里所说的哲学是灵魂所依托的对智慧的欲求,绝非现今流俗、泛滥而声名狼藉的“哲学”。自从人文主义一启蒙

运动以来，哲学成了一种对抗神学的世俗学科，并在“人学”的旗号下，拼命向[自然]“科学”看齐，欲与科学并驾齐驱，以挽它在科学面前的颓势，最终却成为科学的俘虏而不自知，这种哲学的“终结”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柏拉图所提倡的对智慧的欲求，显然不同于“概念的木乃伊”（尼采语），柏拉图笔下的哲学所依托的，也就是“渴望与之相联合”的对象，本身就是哲学的亲戚（συγγενής），这就意味着，哲学与“神圣者、不死者和恒常的存在”有着亲缘关系，哲学因此而能感通神圣、追求永恒。《王制》通篇在为哲学辩护，传达出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神圣”，而从事哲学之人的天性或本质（φύσιν，《王制》485a5），就在于爱智求真、死守善道、英勇无畏、视野广阔、博闻强记、进退有度、节制审慎、温文尔雅（《王制》484a—487a），在神和人的事务上都追求整全，观察（θεωρία）<sup>①</sup>一切时代的一切东西，带领大家走向幸福。这种源初意义上的哲学并不为哪种人义论摇旗呐喊，也不为书斋里的概念游戏鸣鼓助威，它要做的一件“实事”就是把“真相”从淹埋和遗忘中“带出来”，真相就是哲学的使命。

哲学如何让真相得以可能，或者说哲学以什么方式才能给我们带出真相呢？首先要“全身心”（πᾶσα）地追寻（ἐπισπομένη，亦作“听从”）这种“神圣者、不死者和恒常的存在”，也就是彻底地听从它的指引，并在这种对智慧的欲求（φιλέω，甚或ἔρως，情欲）中，经过种种努力而达到真相。从外在的形式来说，“真”之获得要靠上下两方面：上有“神圣”为指导原则，下有“热情”（即“爱智慧”之“爱”）为追寻动力。作为追求者的哲学，把“真相”和“神圣者、不死者和恒常的存在”紧密地联系起来，让人们不难领悟其中的深刻内涵。

① 又作“思辨”，即今所谓“理论”的词源。该词还与“神”（θεός）同根而义近。

具体说来,“何以为真”的大业落实在直接的行动上,就是要“敲掉它现在身上的石头和贝壳”。覆盖在“真相”之上的那些石头、贝壳、泥土和野草,被后人说成是“幸福”,颇有“别子为宗”的意味。那些异质而虚假的东西在“大地”上大行其道——由此与天上的“神圣者、不死者和恒常的存在”形成了对照,由此可见,人们欢迎或款待(ἔστιωμένη原意为“设宴款待”)的不过是“真相”的敌人。这种“误会”固有历史因缘(“古老部分已破碎”,《王制》611d2—3),其责任也不完全在于后世不肖子孙,但后人应该超越时代和自我的“假相”,清醒而积极地充分认识到“现在”的状况——哲学正是要教导一种清明的理性,因此哲学这种智慧不是一般理解的聪明,而是“明智”(φρόνησις或σωφροσύνη),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种“智慧”(σοφία)就是“对那种作为无蔽者而在场,并且作为在场者而持存的东西的精通”。<sup>①</sup>这种“智慧”或“精通”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本相”,什么是寄生在本相之上的杂物。这种寻求真相的工作,当然不是仅仅回复到历史的本相就了事——尽管这一步工作乃是基本的和必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把这项工作叫做“思想的还原”,它或许想兼有“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的长处,而且还更接近“真相”,因为它以本相为依托,在悟透其精髓、看清其骨架的前提下,将“本相”还原并提升到“真相”的高度。

因此,“敲掉”(περικρούσεια)的行为,就是去除本相之上的杂物,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解构”,更是“去蔽”。但“解构”(destruction)容易蜕变为“拆台”或一味的“破坏”(destroy),所以解构主义即便有一星半点所谓的“建构”,最终却良莠不分,一

<sup>①</sup>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载于氏著,《路标》,前揭,第270页。

概“敲掉”，甚至专门敲神像。用柏拉图这个比喻来说，那帮后现代的青年专门破坏“本相”，<sup>①</sup>结果也就消解了与“真相”结缘的任何可能性。也许就是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海德格尔中后期翻来覆去强调的就是这个难以把握的“去蔽”，而几乎不再提“解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会看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也还只是达到真相的一项准备工作，“去蔽”还不是“真相”（尽管很多人信以为“真”）。在柏拉图那里，“敲掉”尽管是为了“真相”，却不等于“真相”。用海德格尔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表达法来说，“敲掉”或“去蔽”与“真相”是两码事，尽管严格说来“真”和“相”仍然还是两码事。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看到了“真相”的隐约轮廓和大致方向。

为什么敲掉杂质后所得到的不再是“本相”，而是“真相”了呢？或者说，“本”与“真”的分野，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且从“真”的本质来探寻个中妙处。

### 三、“真”的本质

经过一番有指引、有热情、有目的和有策略的“去蔽”工作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真相”。但“真相”是什么呢？柏拉图没有从正面明确解说“真”的所是或本质，他只是从否定的方面说（《王制》612a4）：“不管这种真相是多样的（*πολυειδής*），还是单纯的（*μονοειδής*）”。从其中的“*πολυ-ειδής*”（多样）和“*μονο-ειδής*”（单样）来一看，“真相”本身更多地倾向于“真”，而不在于

① 解构主义本质上是“年轻的”，关于“年轻人”，参见《王制》各处，“不识隐微”（378d7—8），“不辨好坏、容易受骗”（409a8），“不能承受严肃”（659e3）；另参见《礼法》，如“应回避年轻人”（634e5），“暴烈和不安分”（664e4—6）等。



“相”，不管这种“相”是一种本质(φύσις的另一层含义)，抑或是某种样子(εἰδής)。在“εἴτε...εἴτε...”(不管……不管……)的说法中，“真相”的确不必管它的样子，“真”与外在的“相”不是直接同一的。尽管柏拉图也曾打比方说，那个能够提供真相(ἀλήθειαν παρέχον)的东西就是“仁善的形式”或“善的样子”(ἀγαθοῦ ἰδέαν，《王制》508e1—3)，但我们不能把它(idea 或 eidos)过度诠释为今天所谓的“理念”。而且在这个语境中，核心词汇或指示我们理解的是“善”，而不是“ἰδέα”，柏拉图(苏格拉底)长篇大论的叙述是要把善比作太阳，也就是最高的和最难以认识的东西(《王制》517c1)，但并没有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ἰδέα和εἶδος来自于动词εἶδω“看”)以同样的地位，因为还有比“看”的结果远为根本的源头和依据。当柏拉图(苏格拉底)说：这种 ἀγαθοῦ ἰδέα 是一切正确(ὀρθῶν)而美好东西的原因(αἰτία)，<sup>①</sup>在可见世界中(ὄρατῶν)，它创造(τεκοῦσα，或生育)了光(φῶς)，以及光至高无上的地位(κύριον，或权威)；在理智世界中(νοητῶν)，它本身就是权威，产生出了“真”和“理”(ἀλήθειαν καὶ νοῦν)时(《王制》517c2—4)，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意思不过是在说：真善美是统一的，统一于最高的目标，那就是“善”本身。其中丝毫看不出“理念”的痕迹，而其中的“光”喻倒很能照亮我们的迷惘(详下)。

① 海德格尔对政治哲学的疏离，或者其思想中缺乏这一重要维度(是否仍有形而上学的残渣余孽在作怪?)，已经成了学界共识，而他对柏拉图关于“正确”观念的批评，正充分表明他没有理解到“正确”观念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政治哲学的含义，也就是没有理解到“此在”作为共在而必须(必然)具备的生存状态，这种“正确”甚至还是此在的存在论目标。关于“自然正确”(ὀρθότητα φύσει)，参见《礼法》657a8。柏拉图在“真理”和“正确”两方面所做的沟通工作，正可以治疗启蒙运动以来的痼疾，从而“不让关于正确生活的思考彻底消失”(参见刘小枫，《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的正当性》，载于《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10期)。